

春秋胡氏傳

二

蘇子知

胡氏

PDG

春秋傳第八

莊公中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己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公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

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立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

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許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

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
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
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
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秋
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
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
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旣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
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
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
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
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
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主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鄫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

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

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

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相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
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相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
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
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
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相公者權也或曰相公始平宋
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
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
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
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

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邲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

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間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旣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相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間

暇而明政刑

秋有蜚

蜚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